

“横断山脉”一词的由来

陈富斌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横断山脉”一词，在文献中究竟从何缘起，如何解释，一向模糊不清。笔者为此查阅了有关文献，试图整理出一个头绪，作为地名研究的一例。不当之处，谨请指正，

“横断山脉”一词，最早出现于邹代钧撰写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1900—1901)^[1]，^[1]中。在该讲义第一卷“亚细亚总论”中，言及昆仑山脉“一入中国本部，分南北两千连亘于大江南北，其脉延长而连于本部之地体，其接南岭之西部而当西藏之处，则山脉分向南北，名曰横断山脉。”又：“阿尔泰山系与希马刺亚山系间之高原……有大沙积石山，迤南为岷山，为雪岭，为云岭，皆成自北而南之山脉，是谓横断山脉。蜿蜒中国本部之西，自此以东，则属东部之亚细亚。”

此后，孔廷璋等(1914)^[2]沿用了这一说法，并谓“此山脉盘结之高原，曰西番界，西人谓之四川阿尔卑斯，西连西藏，东亘于岷江之西。”

白月恒(1917)^[3]进一步划分横断山脉的范围。他说：“是脉纵列为五。最西者伯舒拉岭脉，亘喀木境，南抵野人山。次他念他翁脉，起喀木境，南贯滇西，直趋暹越，怒山、高黎贡山峙其中，怒江、澜沧江之分水岭也。次云岭脉，一名萨拉岭，起青海南境，跨故川藏界，至滇西始东折为南岭首。金沙江流其东。又次沙鲁里山脉，亦有称素龙山脉者，或拈纳岭名之，起青海南境，走金沙鸦砦二江间，迄滇界止。最东者噶察克拉岭，起青川界之九里古拉达巴罕岭，南走大渡鸦砦间，迄滇界止。”随后，白眉初(1926)^[4]又将其西界扩大至色隆拉岭，称为“横断六脉”，即色隆拉岭脉、伯舒拉岭脉、他念他翁山脉、云岭脉、沙鲁里山脉和大雪山脉。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三江横断区域”一说。严德一(1956)^[5]认为：“‘横断山脉’，名称的起源已不易考；横断山脉的所指，也没有一定的范围。现在我们所说的‘横断山脉’，乃东起德格、中甸一线以西，恩达(昌都之西)、腾冲一线以东，北起经过昌都的康藏公路，南迄经过保山的滇缅公路；在这个范围内，最窄处不过120公里之间，四条大山夹着三大峡谷²⁾，真可谓山川骈列，南北纵贯，东西交通上的‘横断’区域。”严氏所说的是，通常对横断山脉的狭义概念。

* 查阅史料过程中，蒙任乃强先生指导，林向、何毓成及四川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协助，特此致谢。

1) 邹代钧(1833—1908)，字沅帆，光绪年间随刘瑞芳出使英、俄，著有《中外舆地全图》和《西征纪程》等，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6]。《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系该校讲义第四册，竖排铅印本，无刊印年代。但据该校副总统教习张鹤令拟写的讲义第一册(《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7]扉页注记“庚子辛丑间”，可知这套讲义是在1900—1901年编纂的。

2) 指高黎贡山、怒山、宁静山、沙鲁里山和它们间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

横断山脉的别称众多。刘鸿泳(1943)^[8]称为“纵贯山脉”，葛绥成(1948)^[9]称为“纵贯山系”。有些学者还曾赋予自然区划名称，如李长傅(1932)^[10]、许逸超(1943)^[11]称为“康滇纵谷(山)地”，周廷儒等(1956)^[12]称为“康滇平行纵谷”等，这些名称与“横断山脉”的涵义并非雷同，但所指区域大体相当。

欧阳纕(1931)^[13]认为横断山脉的命名，来源于西方。这是一种误解。笔者查考了国外学者对本区山脉的各种称谓，未见有横断山脉的说法。如李希霍芬(1877)^[14]将介于红河(我国境内的元江)、湄公河(我国境内的澜沧江)、怒江间的山脉称为“湄公帚形山脉”，云南北部南凸褶曲称为“云南弧形山脉”，而将沿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南下的大雪山、云岭、怒山诸脉总称为“印马山系”。傅德贲(1896)^[14]称川滇一带山脉为“印边山系”。矢津昌永(1903)^[15]、维理士(1907)^[14]把川滇藏之间的山脉概称为“云岭”。戴普勒(1912)^[14]称金沙江以西为“湄公帚形山脉”，以东为云南“弧形山脉”。此外，还有“四川亚尔卑士”^[16]、“亚洲海西宁山系”^[17]、“印度支那山系”^[18]等等称谓。

十九世纪晚期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在川滇藏一带进行过实地考察。如匈牙利人施采尼(1877—1880)^[19]测定过贡嘎山诸峰高度，德国人劳策(1898—1900)^[20]测制了西康地形图，英国人科尔斯(1918—1919)^[20]测绘了康北地形图，美国人洛克(1923—1928)^[21]曾三次入康境探险，美国人恩蒙、布特塞尔等(1932)^[19]组成的西康考察队攀登过贡嘎山并实测了顶峰高度，德国人汉姆、奥地利人古里齐(1930)^[22]、米士(1945)^[23]对康滇的地质调查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康滇山脉皆有记述，但未提到“横断山脉”一词。1922年，英国人格莱哥雷父子^[17]曾以中国西南部山脉与喜马拉雅、亚洲南部各大山脉的关系为主旨，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发表了文章^[24]，虽张其昀于译文中用了“横断山脉”一词，然而原文中却是用的“印马山脉”。即使曾任教、旅行中国10年的美国人葛勒石(1934)^[25]还是认为，这一“南北纵走的峡谷带……除了大雪山一个名称，没有共同的称呼。”

严德一(1956)^[5]曾经提出横断交通的见解。他说：“川滇境内南北纵贯骈列的山川……对我国东西交通的往来，阻隔很大，尤以其间的金沙、澜沧、怒江三大峡谷，江岭相间，山高谷深，成为交通上的‘横断’，近代地理书上遂以‘横断山脉’称呼这一区域的高山。”这种“交通上的横断”的见解，曾为一些著作所引伸。如《辞海》1940年和1948年^[26]版本中，对“横断山脉”一条只说“我国西部南北纵列之大山脉；亦称纵贯山脉”；而在1963年修订本^[27]和1976、1979年再版本^[28,29]中，改为“川滇两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因横隔东西间交通，故名。”此后一些地理著作，也经常引用。

南北纵列的山脉为何称为“横断”，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在严德一提出“横断交通”一说以前，各家的解释都是以这些山脉的走向有别于我国其它主要山脉为理由。其中以白月恒(1917)^[3]说得最为详尽。他说：“中国山脉多东西走，推之全亚亦漠不然，沿本国地理者几据为定例矣。然其中有数脉焉，走向正南北，严正排列，与四周丛山巨岭，截然立异，有独成区域之势，则川滇青藏之横断山脉是。是脉纵列为五。……与其西之喜马拉雅脉、喀拉昆仑脉、西倾脉，并其东之岷山、巴山、铜梁山脉，皆划然

缪矣”。魏大鸣等(1934)^[30]说：“亚洲的山脉俱自西而东，惟川康滇一带则自北而南，构成横断山脉，其地质构成的原因，定其复杂，极有研究之价值。”刘鸿泳(1943)^[8]也说：“何谓横断山脉？大雪山、沙鲁里山、云岭、他念他翁山、伯舒拉岭及色隆拉岭诸山脉，纵贯于西康及云南，与其它山脉东西走者相反故称。”

中国有些字义往往可从不同的角度作相反的解释。“横”字在一般情况下都作东西向(纬向)解释，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合纵连横”一词中的“横”字就作南北向解释了。“横断山脉”一词的倡议者是否由此用意，我们虽无从得知，不过就本世纪早期各家解释的原意而言，并没有“横断交通”的涵义。况且阻隔交通并不是横断山脉独具的特征；众所周知，我国许多东西向山脉，如秦岭、南岭、天山，唐古拉山等等，自古以来也都起着阻隔交通的作用。

笔者认为，我们习惯上称呼的“横断山脉”，实际上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如果改称“横断山系”¹⁾，^[13]，可能更为确切。因为山脉与山系涵义不同，前者指地质构造和形成时期相同的山岳，后者则指构造虽同而形成时期不同的山岳体系。从现有地质资料看，川滇藏接壤地区，金沙江以东属印支褶皱带，以西属燕山褶皱带或喜马拉雅褶皱带，形成时期有别，以横断山系来概括这一区域的山脉，更能反映它所代表的内容。

至于横断山系的范围，五十多年前白眉初^[4]以“六脉论”定西界于色隆拉岭，定东界于大雪山脉。在此以前，孔廷璋等^[2]曾定东界于“岷山之南支”；此后，徐近之^[31]等也把岷江以西的邛崃山脉包括在内。这样，把邛崃山脉、大凉山脉及其南延余脉归入横断山系，以川滇经向构造带作为东界，横断山系所指的区域就与李四光的“青藏滇歹字型构造体系”所在区域(不包括青海境内的东西走向首部)相吻合。

归纳起来，横断山系是川西、滇西和藏东一带，岷江和雅鲁藏布江南北向河谷之间，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自东而西包括邛崃山—大凉山脉、大雪山脉、沙鲁里山脉、宁静山—云岭脉、他念他翁山—怒山脉、伯舒拉岭—高黎贡山脉和色隆拉岭七大山脉。区内有大渡河、雅鲁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五大河流。这些山川并列组成东西最宽800公里，南北(我国境内)长约1300公里的区域，大致位于北纬33°以南，东经95°30′—103°30′之间，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

参 考 文 献

- [1] 邹代钧，1900—1901，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京师大学堂，第33—34页。
- [2] 孔廷璋等，1914，中华地理全志，中华书局，第8，141页。
- [3] 白月恒，1917，横断山脉构成之理想谭，地学杂志，5(5)，第1页。
- [4] 白眉初，1926，最新民国地志总论，北京慈祥工厂，第87，100—104页。
- [5] 严德一，1956，横断山脉，地理知识，(3)，第103页。
- [6] 邹永修，1925，邹征君传略，地学杂志，13(6—7)，第34—41页。
- [7] 张鹤令，1900—1901，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京师大学堂，第1页。

1) 欧阳纆(1931)曾使用过“横断山系”一称，但此后一般仍沿用“横断山脉”。

- [8] 刘鸿泳, 1943, 本国地理问答, 成都新生书局, 第 19 页。
- [9] 葛綏成, 1948, 最新中外地名词典, 中华书局, 第 58, 356, 476, 746, 991, 1085, 1231, 1516 页。
- [10] 李长傅, 1932, 中国地理区域论, 地学季刊, 1(1), 第 127, 145 页。
- [11] 许逸超, 1943, 中国地形研究, 中国文化服务社, 第 103-104 页。
- [12] 周廷儒等, 1956, 中国地形区划草案, 中华地理志丛刊, 第 1 号, 科学出版社。
- [13] 欧阳纆, 1931, 中华析类分省图(表解说明), 武昌亚新地学社。
- [14] 翁文灏, 1925, 中国山脉考, 科学, 9(10), 第 1179-1214 页。
- [15] 矢津昌永(樊炳清译), 1903, 万国地志, 成都志古堂, 第 37 页。
- [16] 卡赞宁(焦敏之译), 1939, 中国经济地理, 上海光明书局, 第 28 页。
- [17] Gregory, J. W., Gregory, C. J., 1923,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 and their geographical relation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61(3), 153-158.
- [18] 渡边光, 1940, 支那地理大系(自然环境篇), 株式会社日本评论社。
- [19] 布特塞尔(李旭旦译), 1934, 西康贡嘎山之高度与位置, 方志月刊, 7(3), 第 24-32 页。
- [20] 任乃强, 1934-1935, 西康图经, 新亚细亚, 8(4-5), 9(1-4)。
- [21] 洛克(秦理斋译), 1931, 贡嘎探险记, 旅行杂志, 5(9-10)。
- [22] Heim, A., 1931, The structure of Minya Gongar,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1(1), 35-41.
- [23] Misch, P., 1945, Remarks on the tectonic history of Yunn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relations to the type of the young orogenic deformatio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25, 47-153.
- [24] 格莱哥雷父子(张其昀译), 1923, 亚洲东南部山脉河流之新解释, 科学, 8(5), 第 469-472 页。
- [25] 葛勒石(谟亚达译), 1947, 中国区域地理, 正中书局, 第 20, 233 页。
- [26] 舒新城等, 1948, 辞海, 中华书局, 第 722 页。
- [27] 《辞海》编委会, 1963, 辞海, 中华书局, 第 2531 页。
- [28] 《辞海》编委会, 1976, 辞海(地理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321-322 页。
- [29] 《辞海》编委会, 1979,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第 3027 页。
- [30] 魏大鸣、古振今, 1934, 西康贡嘎雪山调查记, 新亚细亚, 8(5), 第 122 页。
- [31] 徐近之, 1960, 青藏自然地理资料(地文部分), 科学出版社, 第 28-29 页。

THE ORIGIN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S” NAME

Chen Fubin

(*Chengd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Hengduan Mountains” is located in West Sichuan and Yunnan, East Xizang, being N-S trending. These mountain ranges from east to west are the Qionglai-shan-Dali-shan Range, the Daxueshan Range, the Shalulishan Range, the Ningjinshan-Yunling Range, the Taniantawonshan-Nushan Range, the Baisulaling-Gaoligongshan Range and the Selonglaling Range. The Hengduan Mountains was first named by Zou Daijun in “the text-book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 compiled for Jingshidaxuetang (National University)” (1900-1901), for these ranges trending from south to north.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is word doesn't mean to cut off communication and it was misread that the Hengduan Mountains was named by the West.

1983年四川省小流域治理汇报会

1983年12月15—21日，四川省水土保持办公室在乐至县召开了四川省小流域治理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开展小流域治理的各市地县农林水的同志，五个大中型水库、省级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的同志，共150人。

会议学习了胡耀邦同志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水土保持工作条例》和《四川省水土保持工作细则》等文件。参观了乐至县龙门公社的水土保持治坡工程、牌楼公社水土保持林和遂宁县麻子滩水库库区改田改土、扩大稻田面积现场。与会者还听取了有关县、水库的小流域治理的经验介绍，并对1984年的工作安排部署和具体作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四川省有85个县开展小流域治理，初步治理面积807平方公里，占计划面积的28.7%。

与会者深刻认识到，在当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大、经费少的情况下，水土保持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开展小流域的治理。每一个小流域就是一个独立的治理单元，有利于综合治理，短期见效。

进行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以一条河流、一座水库集雨区为治理范围，实行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农耕措施相结合，分步实施，逐步联片，扩大效益；做到“综合治理、集中治理、连续治理”和“四个结合”，即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结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

代表们还认识到，四川省（特别是东部地区），雨量充沛，气温适宜，植物自繁条件好；只要封山育林，不仅栽下去的幼树不被践踏、破坏，能正常生长，而且野生灌草也能自然繁殖。关键在于领导，要抓得紧，且方法要对头，并坚持下去。1979年乐至县牌楼公社开始育苗，一年栽树，两年抚育，前后仅四年就郁闭成林，绿化了公社大部分红岩丘陵。这一事实给代表们以深刻的启示。

会议对1983年开展的琼江流域水土流失综合调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的科研工作，加快琼江和西河流域两个水土保持试验观测站的建设，加强已确定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水库和小流域的水土保持科研网试点工作。

(柴宗新)